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海外

藏书大系

广来整理

清风 阐

清·浦
琳 /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海外

藏書大系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清
國
朝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海 外 藏 书 大 系

清
风
闸

〔清〕 广来
浦琳 整理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娜 拉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海外藏书大系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78
字 数	3200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(套)
书 号	ISBN7—204—05482—2/I·983
定 价	720 元 (全 24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序

小说昉自《虞初》。后之作演义者，或借一人一事，引而申之，可以成数十万言，如《封神传》、《水浒传》，由来久矣。抑或有凭虚结撰，隐其人，伏其事，若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者，究之不知实指何人，观者亦不过互相传为某某而已。

惟《清风闸》一书，既实有其事，复实有其人，为宋民一大冤狱，借皮奉山以雪之。奉山，则一市井无赖子耳，愈贫困，愈趋下流，不惟亲族不与之齿，抑且乡邻疾忿衔仇，几濒于死地而后生，卒之坎坷俱脱，富贵相逼而来，竟能如孙氏之沉冤，一旦昭雪于奉山得志之后。是天使之雪其冤，即不使之终其困。览是书者，莫不啧啧而称美之。

予因是书脍炙人口，可以振靡俗、挽颓风，惜向无刻本，非所以垂久远，今不惜工价，付诸剞劂，庶使穷乡僻壤，海澨山陬，无不可购而得之。非无裨于世道人心之用也。爰题数言，弁于简端。

嘉庆己卯夏五月梅溪主人书



目 录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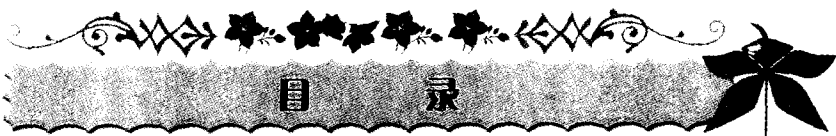
- 第 一 回 孙大理离乡留定远
刘公条扶阻到清风 (1)
- 第 二 回 强氏由南雄归家
孙大理央媒复娶 (7)
- 第 三 回 大理洞房
小继螟蛉 (15)
- 第 四 回 小继落院施钱
大理因嫖训子 (23)
- 第 五 回 小继为债所逼
强氏因借通奸 (34)
- 第 六 回 野飞熊教场卖卜
孙大理回家风鉴 (41)
- 第 七 回 大理河厅上丧命
小继清风前装疯 (48)
- 第 八 回 孙强氏闭井支锅
汪成龙选择地理 (53)
- 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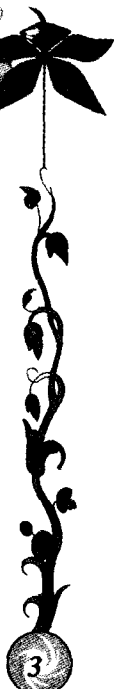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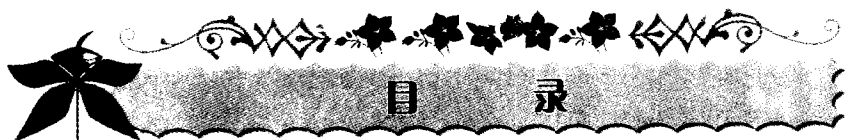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九回 小继请客
强氏招亲 (59)
- 第十回 孝姑自缢
大理相救 (65)
- 第十一回 皮奉山议亲
孙孝姑出嫁 (74)
- 第十二回 看房成交
赁居擅屋 (81)
- 第十三回 皮奉山支贺分
孙孝姑嫁穷神 (87)
- 第十四回 洞房匪友聚会
破水缸做妆台 (93)
- 第十五回 皮奉山闹点心店
孙大理显魂借贷 (100)
- 第十六回 皮奉山卖菜
孙孝姑送灶 (107)
- 第十七回 到年就过年
遇货就打货 (113)
- 第十八回 马盖当钱赌
运转四五六 (119)
- 第十九回 皮奉山改姓
潘彩臣邀赌 (124)



目 录



- 第二十回 八蛮聚赌
一人得彩 (130)
- 第二十一回 二次聚赌
归家谢神 (135)
- 第二十二回 皮府迁居
财神点化 (140)
- 第二十三回 皮奉山运转挖窖
孝姑娘各庙拈香 (146)
- 第二十四回 造花园落成
厅房上匾对 (151)
- 第二十五回 皮奉山开当铺
潘彩臣拔劣迹 (156)
- 第二十六回 匪友聚会
捕厅赴宴 (161)
- 第二十七回 皮奉山生子
包青天出京 (168)
- 第二十八回 孙大理显灵喊冤
包公出牌示招告 (173)
- 第二十九回 孝姑替父鸣冤
包公检验大审 (178)
- 第三十回 立拿毛郎二贼
求雨坛前认尸 (183)



第三十一回	官媒婆锁拿强氏 用非刑复审定罪	(188)
第三十二回	新建包公祠 皮府大筵宴	(193)

第 一 回

孙大理离乡留定远
刘公条扶阻到清风

诗曰：离乡去国远堪悲，
寄迹江南莫可依。
非是刘公成义举，
如何事业渐丰肥。

话说这一部小说，出在宋朝仁宗年间时故事。浙江台州府有一人姓孙名大理，系木行生理。一日，与弟文理携眷汤氏并女孝姑，向江南贩卖。走至江口，文理叉路前行，大理找寻无着，只得到凤阳辖下有一定远小县北门大街王小三饭店，暂且居住。

王小三夫妇年已半百，并无子侄，为人甚为长



厚。大理不觉住了数月，将衣服行囊尽行当净，又欠下许多房饭钱。王小三夫妇与大理闲谈：“你在我家，住吃虽有，终非良策。”大理说：“我是离乡在外，举目无亲，无衣食可靠。多蒙二位贤夫妇种种盛情，感恩无尽。我胸中毫无一点主意，仍仰望二位贤夫妇代酬良策。倘有进益，必以厚报。”王小三说：“我有一处门面房子，与老爹开了酒铺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大理说：“很好！”即日立合同成交，择于正月二十日开市。王小三叫匠人粉饰油漆，置办货物、家伙等件，忙至十八日方闲。十九日悬彩挂灯，与孙大理贺店。

到了次日，天色微明，孙大理同妻汤氏、女孝姑起来嗽口，一同搬到新居，敬神放旺鞭开市。众人恭喜未毕，就有人来吃酒，忙乱不迭。以二更之后，收了店门，将余菜蔬酒馔，备齐一席，请王小三夫妇，一则谢平日之情，二则复席。三更酒散，各自归家。

次日，孙大理店内生意甚好，自己写账，又要打酒，又要照应，又要跑堂，连辫梢子都忙出汗来了。门前拥挤，开了数日，寻了数十千文，归还王小三房租，代垫酒物钱一并还清。又开了两三个月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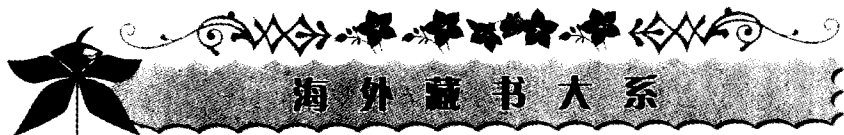
生意仍然茂盛。

一日，有一定远县书吏，姓刘，名公条，到孙大理店内吃酒，问大理：“你口音不是江南人氏？”大理回说：“我是浙江台州府人，出外投亲不遇，流落贵处，手内又无钱钞，又无亲戚可靠，多亏王小三夫妻收下，帮扶开此一小店。”刘公说：“我看你非生意之人，何不另图别事？你可会写会算？”大理说：“俱皆晓得，只是不精。”刘公说：“写算皆会，我荐你到县内做一个写帖书吏。据我看来，比此生意觉得好些。”孙大理颇有此意，奈无门路可钻，每日黎明至晚，并无一刻偷安。今有刘公一席话，满心欢喜，羁住刘公诵谈一番，至晚各散。

3

大理将欠户逐一讨清，腰内积聚之项，又托刘公代觅买一块空地，起造一所房屋，三间两厢一客座，紧靠着河。房是在城外清风闸旁，不消一月，起造成功。收拾油漆粉饰，各事齐全，择于十六日搬家。先将店内零货俱皆卖完，又雇一小伙计帮忙，搬家十分热闹。至期，大理去拜谢王小三夫妇，又向街邻辞谢，回来同汤氏、孝姑进新宅，敬神祇，焚化钱粮纸马，放过旺鞭。

隔了一日，大理备了酒席，请刘公条二老爹，



海外藏書大系

次日就同刘公进衙办事，甚为停当。与同房之中一切人等相好得很，逐日颇有积聚数百金。刘公又要替大理邀请五十两六总会，三个月一摇，会终之日可以买一分缺，上卯应差。众人应允，俱皆称是。

孙大理心满意足，公务无差。家内有汤氏奶奶照应，俗说，“外有寻钱手，家有聚钱斗”，过得丰衣足食。不期好事多磨，忽汤氏奶奶得了病症，请医调治，服药无功。大理天天又要进衙办事，毫无一刻之宁。可怜孝姑娘各庙烧香，拜斗求符，总是不灵，医生都是推手。

4

看看病了百日之期，二更时分，汤氏大数已到，痰响了一声，身亡气绝。可怜大理哭得昏迷绝过，孝姑娘忙叫人冲生姜汤灌下，有两个时辰，听得大理咽喉内悠悠苏醒回来。姑娘劝解大理：“不要悲伤，娘已去世，忙叫成衣置办装殓要紧。”次日吉时，收殓设供，下首又挂白布孝幔，白布桌围。桌上摆了风灯、边斗，六碗素菜，一个灵牌位，上写着“宋大理孙公原配汤氏之灵位”。两旁摆的童男女，容亭蒲合。蓝白毡条，俱皆齐备，四班头开殓。俗说：“有福之人夫前死，无福之人夫后亡。”可怜苦坏了孝姑娘，哭了三天，连饮食都不进。守七陪

客，做了三个斋，打了一个醮，放了一台焰口。到了百期，看了年庚，预备出殡。临期办酒席酬客，四鼓起棺。孙老爹叫一声：“娘子！你好狠心，竟把老夫丢下，还有苦命女儿，叫何人领他！”此刻父女二人大放悲声，旁人解劝方止。老爹意欲跟棺木走，众人说老爹年轻，将来还要续弦，领代姑娘。

殡已出过三日，伏山已毕，老爹逐日到衙办事，早去晚归，未免饥寒饱暖，无人照应。晚上回来，就在奶奶灵前痛哭。孝姑娘解劝，叫声：“爹爹！保重要紧，不可痴呆。爹爹呀！女儿幼小，不知人事，爹爹何不央媒娶一位继母来家，照应门户？”老爹听了此话，不由心酸，叫了一声：“我的亲儿呀！你对为父说的这一番话，为父心内岂有不明白的？若娶贤惠的一个人还好，倘或娶一个不贤的家来，淘气淘气，又要作践我亲儿，为父看见，何肯忍心？焉能不气！”

姑娘见爹爹不肯继娶，从此一言就止。老爹虽然如此，心内也还要想娶。老爹从此每天出去进衙办事，十分勤劳，就是晚上回来觉得孤苦。虽然与姑娘谈谈说说，父女各房安歇，老爹进房，未免半床冰冷，不觉心中有要续弦之念，翻来覆去，一夜



海外藏书大系

难眠，胡思乱想。那一日出门，见那些邻居一对对成双，老爹心动，要续娶继配，走到县前进衙，同众人商酌，议娶后婚。不知众位商议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 二 回

强氏由南雄归家 孙大理央媒复娶

7

诗曰：世间妖物为人弃，
却与孙公续断弦。
早识危亡留后日，
悔教成长恶姻缘。

话说孙大理见旁边邻居成双作对，他看见巷内
有两位奶奶谈心。

叫了一声：“妹子呀！我倒有好些时不看见你
了。”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！我是去年有了喜。”

“我就不晓得，少礼，少礼！你瞒着我们是何道
理？”



海外藏书大系



“我是去年腊月初八日生产的，怪道叫个腊狗子呢！”。

“妹妹，妹夫待你可好么？”

“好得很呢！他见我动了气，不是倒茶，就是装烟，还要时刻汰化我，生怕我气出病来，还要代我捶捶扭扭，百般殷勤。晚上还要我先睡，代我把衣裳盖得好好的，被内还要汰化。他因为我身子虚弱，气不得的，恐有点差迟，大为不便，所以每日总要汰化我笑起来才罢。”

“妹妹，你修了来的，夫妻就这么好，是前生福气。我家这一个该杀的，他就不死！一天烧酒吃到晚，醉熏熏的，就像死人一般，连推都推不醒。他天天在外吃酒，赌钱，还想他被内恩情！连我穿的衣服首饰，一齐都当完了，叫我连娘家都去不得了。一个该死剥皮的、砍万刀的，早早死了，让我好另寻头路。我修的来世嫁个好丈夫！”

不讲二姐叙谈，再言孙大理听了此言，他到了司房，与众同事商议：“我倒好笑，诸位听着，我旁边有一邻居，他欲意代我做媒。”众人回言说：“太翁，你心中要是不要？”大理说：“我本不该娶，奈因家下无人照管，只有小女一人，又怕后娶不贤，